



句子里的世界：

朱自清

——中国现代知识者的路

张晓东 著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句子中的世界：重寻朱自清

——中国现代知识者的路

张晓东 著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句子里的世界:重寻朱自清:中国现代知识者的路/张晓东著. —合肥: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09. 12

ISBN 978 - 7 - 5650 - 0146 - 8

I. 句… II. 张… III. 朱自清(1898 ~ 1948) — 人物研究 IV. K825. 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235113 号

句子里的世界:

——中国现代知识者的路

张晓东 著

责任编辑 朱移山 方丹

出 版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版 次	2009 年 12 月第 1 版
地 址	合肥市屯溪路 193 号	印 次	200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邮 编	230009	开 本	710 毫米×1000 毫米
电 话	总编室:0551 - 2903038 发行部:0551 - 2903198	印 张	18.5
网 址	www. hfutpress. com. cn	字 数	322 千字
E-mail	press@ hfutpress. com. cn	印 刷	安徽江淮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发 行	全国新华书店

ISBN 978 - 7 - 5650 - 0146 - 8

定价: 30.00 元

如果有影响阅读的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献给我的父亲母亲。

1

母亲告诉我今生的最大真理：生命是最宝贵的，死亡是最可怕的。

我们能无所畏惧地生活吗？如果不能，我们能无所畏惧地思想吗？

目 录

自序 我的眼眸,你的世界	(1)
--------------------	-----

第一章 引论:自我的证词	(15)
--------------------	------

朱自清不仅以他的物质生命史,还以他的写作生命史写出了他的自我证词。他是一个典型的白日梦写作者,现代作家中经典的双面人。他与后人共同创作了一个美丽神话。

第二章 “我是扬州人”	(28)
-------------------	------

一个人的人生最具宿命色彩的就是他或她的出生地,人们常称之为“血地”。这血地将丝丝缕缕牵扯出一个人的生命史。

第三章 钱,钱,钱,狗日的金钱	(41)
-----------------------	------

梦是容易做的,否则金钱是要紧的。朱自清一生为钱所困,这个世界向他展示了物质化凶狠冷漠的一面。

第四章 第二性:女人	(72)
------------------	------

说起女人,朱自清内心泛起的是对母爱追逐的苦涩,是极端色欲的隐忍和纸面上极端隐喻的书写。这位现代最具“夫子”色彩之一的半生不熟的现代人撩起了羞涩的面纱,显出“夫子”之外的另一面。

第五章 句子里的世界(一)	(104)
---------------------	-------

词语人生是朱自清的人生。词语是他走向世界的通道;也是他生命的最后寄身之所。他又是一个散文化的人,这是他的定命。

第六章 句子里的世界(二)	(120)
---------------------	-------

最初,在句子的世界里,他也是一个寻觅者。他摄下时间的影像,折射的却是自己的心灵的反光。他的寻章摘句表明他还是个蹒跚学步者。路还很长。



第七章 哪里走？何处是码头？ (134)

疼痛的灵魂拷问者？歧路上的彷徨者？无奈的抉择者？一个个问号，问不出广大世界的影像，水落石出的是打出了自己的原形。

第八章 句子里的世界(三) (163)

脆弱无能的朱自清无力以自己的一己之力去抗击身外的世界，他干脆闭起眼睛沉溺在自我的幻梦中。他用创造出的句子里的世界来抚慰自己破碎的心灵。

第九章 朱自清词典 (186)

每个人都有一部自己的词典。它被用来记录、保管、收藏。它是活的：它的长短厚薄一直处在变动的状态里；它的寓意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词典的主人，有时增加、有时删减、有时又涂抹改正它的词条及意义。他自己用来对照查证也不排除欣赏。一般而言，回忆录及回忆录式的写作就是写作者阅读自己词典时的写作。

第十章 流水的人生账本 (209)

日记、书信算不得艺术家的创造，却往往是其性情自然地流露；它们是最真实素朴的人生账本，其间显现出的是人生的原色。流水账摄录的就是最自然的生活流。

第十一章 尾声：朱自清的 1948！ (227)

一个人生可怜的过客。穷人，病人，梦人。半个世纪的轨迹，点点滴滴，我说不他想听的，却怀着悲悯来叩听他没有说出的亡音……

第十二章 在生命的世界里：现在即是过去以及将来 (254)

附录：一个人的生与死 (270)

参考文献 (29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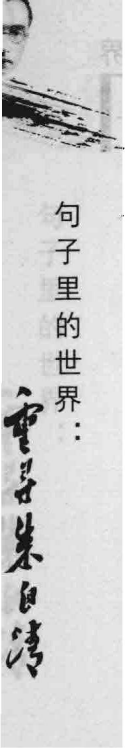
后 记 (293)

自序：我的眼眸，你的世界

我来到这个世界，只是为了成为映现你的世界的镜像？是。也不是。我怀抱着自己的梦想、激情、眼泪、痛苦、思念来拥抱你：这个让我既喜既悲也苦也乐的世界。我的眼眸里，不正是、只是你的世界吗？

这是一本意外之作，虽说写朱自清是我的夙愿。几年前我也写过一些关于他的文字，但自那以后我与他渐行渐远。我与一切都渐行渐远。我停下了文字旅行，沉溺在自己的“生活流”里。我生活在一个小城市，但我觉得生活已足够丰富，无须再用写作去虚构和重新体验。生活并不是美满了，这是不可能的。但，是丰富的。如，病让我疼痛；爱让我忧伤；而恶心让我沮丧。有幸福吗？我从不确信的就是这一点，不妨说幸福正是我们多少有些空洞凡俗的人生奋斗的终极目标。何谓幸福？17至18世纪间的法国作家方登纳在他的《幸福论》里给出了一个假设性的但颇富说服力的定义：“幸福是人们希望永久不变的一种境界。”^①当然。假如我们的身体和精神所处的境界都能给我们一种愿望：“我但愿一切都如此永存下去。”或像歌德的浮士德对“瞬间”瞬间发出的感慨：“噢！留着啊，你，你是如此的美妙啊！”谁能说这不是幸福呢？可是人间有永存不变的完美境界吗？如果这完美境界指的是人，那么他有老死的时候；如指一本书，那么它有终了的时候；如指一阙音乐，它也有静止的时候。我们尽可愿望某些自己倾心的境界永久存续，但我们稍加思考便明白这不过是自己的一厢情愿。假如我们假定幸福是可能的，那我们也得明白在构成幸福的诸多元素中，哪些是尽可变化而毫不妨碍幸福的存在，还得明白，哪些元素又是保存幸福必不可少的。法国人有一句谚语：“什么是幸福？你以为幸福那就是幸福。”这话的意思表明的是：幸福不过是我们的一种状态。它是主观的。也即，构成幸福的，既非事故与娱乐，也非赏心悦目的奇观，而是把心中“自有的”美点传达给外界事故的一种精神状态，我们祈

^① 转引自安德烈·莫罗阿《人生五大问题·论幸福》，北京三联书店1986年版。



求永续不变的也是此种精神状态而非纷繁的世事。幸福的人在凡百事物中观察到他的幸福的光芒，却极难窥到幸福本体。差强人意地说，我以为只有“沉溺”大概算得上所谓幸福的一点状态吧！沉溺其中，物我两忘，在其中悄然逝去的是我如水的岁月，我宁静而满足；此种境况好似李白写庐山瀑布、敬亭山时的情境：“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也是苏轼写下“老夫聊发少年狂”时的情形。无论是动、静，生命都是处在一种癫狂的激情中。我相信中国现代诗人穆旦的说辞：人生“丰富而且痛苦”；我也喜欢唐湜对他的评价：“用身体来思想。”和思想比较，难道不是身体更可靠吗？并不是我迷信偶像或权威，我不过从他们那又一次得到确认而已。我是一个从能思想起就绝对相信自己身体的人，以至于后来读到尼采的“要知道你需要什么吗？问你的欲望好了”，我禁不住有点欣喜若狂，他是我的知音。

关于沉溺，我新近在写的《沙漏》有这么一段大概可以作为它的形象化的描述：

我是罗伊，今年26岁。昨晚我重获新生：我即将开始一种新生活。方波毫不含糊地宣告了我的死亡。此时是2007年10月20日晚10时24分。我曾和方波说：你让我又活了；昨晚我只好对她说：没想到你又如此快地让我死去。她知道我的意思：我的心已经沉睡了太久，是她再一次把它唤醒。然而，没多久她又毫不迟疑地杀死了它。我们的通话整整持续了30分钟，后来我从电话这头听见了方波哽哽咽咽中的泣。她一边泣一边翻来覆去地要我明白的是这么一点：她习惯了我对她好，但她对我绝对没爱情。结论是：她觉得她不好！“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她一连说了好几遍。我难受起来。我觉得羞愧，一定是我的倾诉逼她说出这样的话。如此我不成了个卑鄙小人？一个男人怎么可以这样来要挟一个让你心痛的女孩？——她又说想到此后我们连朋友都没得做，她很伤感。我只好趴在床上听方波说。觉得自己的心脏里有千万根银针在扎；眼前晃动的却是方波各式各样的面影。我实际已停止了倾听。等她说完时，我长出一口气，“终于完了！”立即又觉得心脏在往万丈深渊下掉，像过山车下坡时的俯冲。其实我更大的痛苦来自时间。我曾和方波说，我喜欢作为计时器的沙漏。沙漏中的沙如恒河沙数，细、小，却浩瀚得无边无际，数也数不清。然而一粒一粒地漏着，无数的日子周而复始地逝去了，永远不回来了。我们出生、长大，然后死去。大的风从荒原上扫过，只有无语的沙漏永远地在算计着连我们自己也弄不清的每一个日子。天老了，地荒了，恐怕它还在流着啊！一切都流走了，方波，连你也会记不得我。可是我的痛苦又不

止是这时间，在你忘掉我之前，叫我痛苦的也不是因为我爱你这件事——这是我最乐意的，而是另外一件事，即你仍就存在着这件事，想到你和我共同生活在世间我就如坐针毡——真讨厌，你有自己单独的心、单独的呼吸、单独的行动，这才是叫我痛苦的地方，你和我并不相干。你不需要我。你和我没关系。什么关系都没有——哪怕是痛苦和绝望把我们连在一起呢？没有。什么都没有了。你斩断了一切。可是你怎么不斩断我的回忆，清除我心里的你的影像你的声音你的一切，让我也彻底忘掉你？一想到这些我的心就如空洞的山谷，空洞却真正的无比沉重！方波！你明白吗？方波只是低着头，沉默不语。后来——

周文问我：“完了？没救了？”

“完了。没救了。”

“那还能做什么？”

“写。”

“那就写吧。”

我和周文有同感。罗伊的故事不过说明了一种常态，人在沉溺中是无法做沉溺之外的事的。这大概可比拟我又开始写前的心理背景之一。《沙漏》中的另一段则可见另一情形。

有一天。是的。有一天，所有的故事都是如此开始的。有一天，一位老朋友周文沮丧地告诉我他成了一个声名狼藉的人：“一个声名狼藉的人过着声名狼藉的生活。”我看着他，他的眼睛明亮得像中午炙热的太阳，而表情像卡夫卡的格里高里一觉醒来发现自己变成一只大甲虫的样子。

于是我对周文说：“如果你相信这世间有宿命的话，那么，声名狼藉就是一种人的宿命。既是宿命，就无须反抗；满不在乎得了。这样一想，你会好受一些。”

“我不甘心！”

“去他的！别放在心上。除了你，没人会把它当回事。你也知道，这世上有不少无聊人，他们打发无聊的方法就是发明各式各样的命名学，他们只是拿你穷开心，以此来抚慰他们那早已破碎的心。你当时甚至要怀疑他们到底有没有心肺？”

我对周文说：“鲁迅说：‘我所憎恶的太多了，应该自己也得到憎恶。这样才有点像活在人间。如果收得的乃是相反的布施，于我倒是个冷嘲，使我自己也要大加侮蔑。’你看，多精明的老头。就是这么回事。”

周文对我说：“他们没告诉我。是我自己琢磨出来的。他们还假惺惺地在我眼前晃来晃去。想起来我就恼怒、恶心。”



我对周文说：“这就对了。你不能向任何人求证，没人会为你证明。他们只下审判。这是规则，心照不宣。偶尔一些迹象，如缝隙中透出的光，或者好像上帝显灵，你豁然开朗，世界在你眼中一片雪亮。”

我对周文说：“坦然接受吧！因为你现在的世界真的不比很多年前的法国人丹东的差。你知道丹东，就是法国大革命时代的三驾马车之一的丹东，但不久，他就被他的曾经的同志送上了断头台。据德国早死的天才毕希腊在《丹东之死》^①里的考证，丹东得了无可救药的抑郁症。”

我对周文说：“去看看丹东的世界吧。丹东对他的同志说：‘分别一点不大。你看讲台上的那人，鼓起嘴巴，面孔涨得通红，用抑扬顿挫的语调讲话，值得费这么大的劲吗？睡觉、吃饭、生孩子，谁干的都是这几件事。其余的只不过是这同一主题基调的变奏而已。哭也罢，笑也罢，他们愿意做什么就纵情去做吧！只是千万别摆出道貌岸然的面孔，不要耍聪明，不要摆姿势，更不要自负为旷世奇才。我们彼此十分了解，就免了这些麻烦吧。’”

我对周文说：“丹东又说：‘世界是一团混乱。虚无是即将分娩的世界之神。’这话说得真他妈的带劲，说得你真想哭。谁说的？管他谁说的。带劲就行。你现在好些吗？”

我于是又对周文说：“来，读一读这段对话，看能不能也治治你的抑郁症。”

“丹东说：‘你是一个道德高尚的人，罗伯斯庇尔！你不贪钱，你不枉法，你不跟女人睡觉，你总是穿着整齐体面的外衣，你也从来不酗酒。罗伯斯庇尔，你正经的让人看着就生气。如果是我，三十年的时间，时时刻刻都摆着这么一幅道貌岸然的面孔只不过为了一点可怜兮兮的快乐，为了发现别人都不如自己，羞也要把我羞死了——你心里难道从来没有一个什么声音，当时也惶惶地对你说：你这是虚伪，你这是作假！’

罗伯斯庇尔：‘我的良心是清白的。’

丹东：‘良心是一面镜子，只有猴子对着它才折磨自己。每个人都尽情地装扮自己，都按照个人的喜好出去寻欢作乐……别人又不打扰你，别人的所作所为又与你何干呢？……难道你是上帝派来的宪兵？我看，你如果不能像享受的上帝那样袖手旁观，你尽可以用手帕把眼睛蒙起来。’

罗伯斯庇尔：‘你否认道德吗？’

丹东：‘岂止道德，我也不承认罪恶。世界上只有伊壁鸠鲁，粗俗的

^① 毕希腊：《丹东之死》，开明书店民国二十二年3月版。

伊壁鸠鲁和文雅的伊壁鸠鲁。耶稣基督是最文雅的，这是我在人与人之间所能找到的唯一区别。什么人都是按照他的秉性行事，也就是说，做他愿意做的事。’”（《丹东之死》）

“周文，你用你的心回答，你讨厌丹东吗？”

周文说：“带劲！不过，我看你比我更该得声名狼藉者这顶桂冠。”

“桂冠，多响亮的名字！正合我意。如果有人为我们弄个仪式就更棒了。”

“你这该算厚脸皮吧！”

我笑咪咪地说：“该算。”

就是在这时，伴着强烈的痛苦，回忆降临到我的内心。常常就是这样，毫无先兆地，她一下就充满了我的整个心胸。她就是这样毫不讲理地强行进入。

不能想，一想就是一次被毁。可是，我就是不能控制自己。我也真是没出息。眼前是她的身影，耳边是她的声音，那轻灵而不时含有忧伤的声调，我每一听到就心神颤栗，心中思绪涌动却又一片空濛；闭上眼就更清晰地看到她那小鹿一般的眼神和俏丽的容颜。不能见她，一见她，我僵硬冰冷的心就再一次变得柔软。我一次又一次地崩溃。一次又一次啊！已是那么久了，我就是不能忘记。我去漂泊，像一只风筝，可到底线还是在她手上。“你怎么不接啊！……”在晃动的车厢里，这仿佛来自天外的哀怨的呼唤让我心神俱碎。可是，现在，我已很久很久很久很久很久很久啊没有再次听见了，我再也听不见了。可它一直在我的耳边响着，就让它一直响到我的坟墓中去吧！她处处让我惊奇，她在一些私人场合居然会脱口而出本地的一种脏口，让我惊奇的是在我的耳朵听来竟是非常的优雅自然；她笑起来的痴是那么的美，带着女孩特有的天使风情……

周文问我：“罗伊，你实在是一个不善掩饰的人，我看见了你的意识流。你伤感了，是为她吗？”

“她让我活过来，又让我死去。”

“这就是你我声名狼藉的真正原因。今天还有几人真心爱呢。为此，我现在就可留下我的临终遗言：众生，你们好好地活着吧，我要去死了。你们加给我身上的诅咒不但早从我的内心脱落，现在也将从我的皮肤上脱落；我所不愿意脱落的是我骨肉里的爱，爱里的眼泪和忧伤。在挥手告别这荒漠世界的最后的挥手里，我唯一的祈求是我这个声名狼藉者还能存留于我爱人的记忆，哪怕只是一瞬之间她怀着悲悯想起！阿门！”（《沙漏·肉做的文字》）



我又重新开始了写。我觉到痛苦；在痛苦中我又一次开始寻路。虚构和探究别人都是我寻路的方式。我再一次遇见了朱自清。

一位叫石康的作家说过：下笔千言，离题万里正是他的拿手好戏。我以为正该如此，这才叫有容乃大。大到一个国家，小到一篇文章，都是同理。于我而言，罗伊的故事恰像一面镜子，他的生命状态是一种全身心的沉溺。诚挚，让人感动。在我们这较理性功利的国度，沉溺的生命状态往往受到贬抑。如果让我来评说，任何一种生命的沉醉感如时常遭到贬抑，在我是不甘心的。人们为什么不能活得自然一些呢？小时候，跟着各式各样的先生读书，但他们大多时也差不多，差的不过是外貌及个人的秉性。听先生解书，常会听到一句：谁谁不甘沉沦，又不得不沉沦。从我懂事的时候起，我周围的世界就流行这样的辩证法，但在我看来，这和人们玩的绕口令没什么区别，话说得不痛快。为什么在我们这人们总是说不痛不痒的话？我以为是缺乏诚恳之心。为什么缺乏诚恳之心？鲁迅有一个说法：说在中国人之间竖着堵堵高墙，久而久之，人之间就隔膜了。关于此点，鲁迅还对中国汉字和文化发了通议论。最后他指认中国太多了“文字游戏党”。（《阿Q正传》俄文版序）什么叫不甘沉沦又不得不沉沦？还是人家法国人萨特来得爽快：“你想成为英雄，你就能成为英雄。”我对这句话的理解往往注目它的反面，你想成为一个王八蛋，你就能成为一个王八蛋。让我们都活得诚恳些吧！美国的梭罗似乎就是为了修炼这门功课才去瓦尔登湖隐居的；发表《美国的哲人》的爱默生说：“自我信赖乃是人的最好美德。”自欺的人是不会有自我信赖的。鲁迅骂国人无诚，到处是瞒和骗；他由衷呼唤真的猛士在中国出现。

“猛士”无需一味刚猛。还是鲁迅有言：“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君子也好，猛士也罢，在我看来都是忠诚于自己内心情感的人。法国曾有一个名叫福柯的人，他的生命虽然短暂，却无比绚烂；他身上不可遏止也不想遏止的生命激情引导他去探究生命的“一切可能的界限”，无所畏惧。他所经验的、体验的如果放在我们的国度里是很容易被贴上诸如大胆、叛逆甚至无耻之类的标签的。据说他的学术很厉害，肤浅的我也读过几本他的作品的中译本，很佩服。但同时我沮丧地在想，在我们这儿不大可能诞生福柯这类的人。说到艺术批评，他说：“我忍不住梦想一种批评，这种批评不会努力去评判，而是给一部作品，一本书，一个句子，一种思想带来生命。”我是个悲观的人，我不敢希望在我的有生之年能看见福柯的此种梦想降临我们的大地；我看到的是太多的没有生命色彩的评判。我们这儿的学术往往是一种技术，权威者还要给出许多规则，画出各

式各样门槛。

于我而言，书写是重新触摸曾经的体验，让逝去的生命重新归来；书写又是一种铭记。在我的心中，写没有界限，它是作者生命痕迹的留存，当然是千姿百态的。我们经历生命中的风景，然后用写来捡拾生命的残骸。写让我们穿越有限的时空，进入相对永恒的世界，这是写蛊惑人心的地方。关于写，我读到的最好的梦想是萨特写下的。在自传中，他言之凿凿地说他来到这个世界的使命就是写。他先是写了关于这个世界的大量文字，然后在自传里他怡然自得地说：他想象着自己化作一群白鸽，扑喇喇地扇着翅膀飞向国家图书馆，栖息在一排排的书架上。纸成为他的骨骼，棉线成了他的神经，文字就是他的血肉，精美的封面是他的皮肤，他安静地注视着在书架间来回穿行的后来者，等待着他们把自己从书架上抽出、打开，这样他就一次一次地再生。^①我觉得萨特的幻想美妙无比，它实在有资格成为一种动力。为了实现这种美妙，虔诚的写者应该怀着谦卑，像个忠诚的仆人忠诚于你的纸和笔。萨特以自身的体会忠告后来者，写作者最大的敌人乃是媚俗。崇高一经打扮就变得虚伪。写作者首要的是忠诚于自己的情感，而其标志往往就是有勇气面对自己内心常被芸芸众生视为大胆无耻的情感。众所周知，体面光鲜的东西我们早说溜了嘴啦。

我从来不是一个偶像崇拜者，我只在内心敬服那些征服我内心的人，也就是和我对人生的体会有共鸣的人。说到人生的境遇，我常体会的是人的卑微；这卑微又激发我愤怒的激情，让我渴望去抗争。但我不会给这抗争以积极的命名。说到人生思想，悲观哲学更能打动我。我并不喜欢受虐，我相信一种东西是因为我相信它是真的，和价值判断比我更喜欢事实判断。所以，我的心有不甘不是来自俗世的“意义”追寻，只是我灵府深处的渴望，这渴望又不是人间所常说的“希望”。我喜欢加缪，他在《西西弗斯神话》^②里喊出了三个词：正义、激情、反抗。不仅如此，让我激动的是他在三个词前加了一个相同的前缀：“我的！”

我沉溺于自己的性情生活，自然地与尘世两相忘，这不是说我与尘世隔绝，我只是以自己的性情面目来与之相对，不想刻意。我有自己的一本词典，随着阅历的增加，许多词早已从我的词典中删去，许多人得意的是他们的词语增加，而我自得其乐的是它们的减少，它越来越薄。与此同时，这世界的面目在我的眼里越来越清晰。删去无意义的、假的、空的，剩下的就是单纯而清晰的。我一直以为这是真和美的实质。在我的人生和

① 萨特《词语》，潘培庆译，三联书店1988年5月版。

② 《西西弗斯神话》，加缪著，郭宏安译，译林出版社1999年5月版，第621页。



文学的词典里——它们往往是一回事——我时常玩味的也是三个词：偶然；隐喻；悲悯。这是一个隐喻的世界，偶然是主角，我们只好怀着悲悯来面对。因为如毕希腊的丹东所言：“世界是一团混乱，虚无是即将分娩的世界之神。”我早已不信“济世”、“拯救”之类，我内心印合的是鲁迅的于“天上”看见“深渊”，于“有”中看见“无”；我喜悦的是张爱玲的“苍凉”。我不倡导老庄，也做不到庄子们的“鼓盆而歌”的洒脱。我主张消极地入世，尽量随情任意地活。为什么要这样？因为要这样；或者说，不想那样。不是闹别扭，更没有意义之争。当然这也不是说怎样都可以，而是“我要”这样，“我爱”这样。

几年前，我生了一次不要命但很痛苦的病，断断续续地将近一年。我真切体验了“度日如年，痛不欲生”这两个词的含义，我看见了“煎熬”如何在我身上凝成一种物质化的形象。疼痛向我显现了我最基本的本质：我首先是个生物学意义上的人。我曾有十五个日夜几乎不曾合眼，疼痛使我异常兴奋，眼里放出疯狂的光芒。我要求家人关上他们的门，关上我的门，任我在床上呼号，不要理我。我那时希望上帝与我同在，因为只有他能拯救我。然而上帝没有现身，或者说我被上帝抛弃了。我只好愤怒地把双腿死命地往墙上摔。无济于事。我内心充满绝望。我反复在琢磨：如果我瘫痪，我要不要自杀。谢天谢地，我熬过来了。但这场病让我回到一个原始起点：我不过是一个凡夫俗子。我想起当年冯雪峰的一个判断：任何东西都不能把鲁迅打倒，然而疾病和死感最后打败了他。我想我不过是上帝手中的一个玩品，而且可能还是个次品。在我的身体被疼痛囚禁的时候，我的精神世界也随之闭合。那一刻我的愿望变得非常单纯：祈求上帝让我平静安宁地活过自己的岁月吧！

我说自己这些琐屑的生活体会的用意是：这些体验将成为我触摸他人生命世界的背景之一。解读朱自清，我将更多注目朴素的细节，它们更具有“起点”、“渊源”的性质；我还将更多地窥视“缝隙”或“背面”，勘查常为人所忽略的“废墟”，我不相信大历史大时代式的叙说。W. F. 怀特在《街角社会》里说，要理解惊人的事件，就必须联系日常生活的流水账模式来对待它。张爱玲就有一个流水账文本，记录菜市场之类的日常人生及自己面对这些的心情。她的命名精彩无比，称之为“中国的日夜”。尤其你把它放在当时喧哗骚动的背景上去看看，你就会明白我如此说的意思；虽然张爱玲从来不刻意追求微言大义之类。生活的朴素本相不过是似水流年，在终极上它了无意义，它的实质是空洞。多年前，鲁迅向钱玄同表述过如此的体验。有很长一段时间，鲁迅在抄“没有问题和主义”的

古碑：

——你抄了这些有什么用？

——没有什么用。

——那么你抄它是什么意思呢？

——没有什么意思。

其实，不是“没有什么意思”的人生人能否生存、值得生存？别用这些虚设的问题来折磨自己了。要回答的是：如何生存？

仍然没有答案。即便古往今来已有无数人给出了自己的抉择，但仍然是：没有答案。“我们”仍处在惶惑之中。没有永恒的皈依。我们找到（其实是接受）的不过是权宜之计。“虚妄之于希望，正与绝望相同。”（鲁迅）所以，活着的鲁迅便常常要“玩玩”，偏与岁月捣乱，“肉搏”、“暗夜”。如果说鲁迅的内心有太多沉重和悲哀，那一定也是鲁迅个人式的，和别人对他的期待无关。人们不习惯理解鲁迅的“然而一切都很平安”后的轻松。鲁迅说自己的生命委弃在泥土，不生乔木，只生野草，是自己的罪过。（《野草·题辞》）其实，是只生乔木，还是只生野草，并不是鲁迅最关心的（也许在开始他曾很在意）；到后来他最关心的是如何过完自己的一生，而其中的关键词已变成“有趣”，而不是“有意义”。鲁迅常常说自己的生命就在记录流水账的过程中毫无意义地流逝了，但他自己也不觉得有多么可惜。^①

鲁迅如何过自己的人生是他的权力和自由，他人可以认同也可以不认同。我所敬服的是他的诚恳。

我将写下关于朱自清的文字：他的生活，他的性格，他的思想，他的写作。在所有的这一切中，最最重要的是：他的生，他的死，和他的爱。

我眼前码放着十二本淡绿色封面的书，这是朱先生五十年的心血凝结而成。我在不同的光阴中打开过它，每次都是心情复杂，感慨良深。站在局外人的立场，人们总会说，朱先生的一生的时光是饱满的，有他留下的文字为证；朱先生的一生是荣耀的，有后人对他的景仰为证；朱先生的一生是无憾的，有后人对他的纪念为证。可是，他的人生真的幸福、心灵真的充实吗？他的激情、他的梦想，曾在他现实的生命中开放出过绚烂的花朵吗？他曾举过正义、反抗的旗帜去抗击过对他的生命压迫的一切存在吗？在所有的这一切中，最后他完成了他渴望中的自我吗？

^① 鲁迅：《呐喊·自序》、《而已集》、《华盖集》等的自序。



我对一个具体存在的个体生命的价值有一个基本的正负判断：一个人按照自己的心愿去活，他的人生就是正的；反之，就是负的。个体的生命意志是否自由是最重要的核心指标。裴多菲诗云：“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就我个人的价值排序，我在抽象的层面认同诗人的说法，但在实际的经验中，我不会教条地去做，至少不会这么斩钉截铁。“抛”，这样一个完全弃绝的行为，斩断了一切可能转机的退路。为什么不可以探究一条路，让生命、爱情、自由和谐共生呢？还有一点是我最反对的：虽然我认同诗人的价值排序，但这是我自愿的；但我坚决坚决毫不含糊地反对价值等级式的思想方法；我坚决反对诗人诗句中的由“诚”、“更”、“皆”而带来的螺旋式的上升的这种价值排序。它们完全可以按照你的意愿重新排过。正是在这样的层面上，我才特别欣赏张爱玲在《谈女人》^①中的说辞：“有美丽的思想，用思想悦人；有美丽的身体，用身体悦人，其实这中间也没多大区别。”张爱玲向来就是这样，于漫不经心中一语道破。这是一个自信人的口吻。前面我说到的美国哲人爱默生也是张爱玲的所爱，她曾翻译了《爱默生选集》。^②在我看来，张爱玲是一个勇敢、自信、智慧的人，她的自然朴素诚恳会让矫情作假的人很不舒服。很多时候，我们被“提升”得恍惚空虚，难怪鲁迅不愿去别人为他所预约的“天堂”、“黄金世界”中去，他疑心那里也有阴谋诡计，有你争我夺，等等。而使我欣喜的并不是张爱玲所表达的内容，而是她的表达方式，她一点也不含糊地在自己的世界里取消了“价值等级制”。当初张承志提倡“清洁的精神”，我尊重他的选择，但请、千万、别、摆出唯我为主的嘴脸。美国人弗罗姆在《幻想锁链的彼岸》、《自我的追寻》里，罗洛·梅在《爱与意志》中，莫洛阿在《人生五大问题》中探究了人生的一些基本问题，如幸福、成功、自由、婚姻、家庭、爱情、职业、友谊等，他们以朴素的人性探究为起点，给出具体的诠释，当然也有论辩，但他们绝不摆出唯我独尊的嘴脸。好书的本质是倾诉。

作为一个独立的诠释者，我自然有自己的价值理念，难免有时要作出评判，但我时时提醒自己别摆出一副审判的姿态。我相信托尔斯泰的话：任何人都没有权力审判别人，人类的最高最后的审判是自我审判。每个人心里都存有自己关于这世界的影像，我不同意人文研究中的真理性观念，但尊重他的解释性质；解释是不好拿对不对、好不好来做标准的。文学批评要的是精彩的道理，而不是客观的真理，不可能有关于文学批评的客观

① 张爱玲：《流言》，浙江文艺出版社2002年3月版。

② 张爱玲译：《爱默生选集》，花城出版社1997年3月版。

真理。文学批评不可能构成一种知识。每个人看见的是他眼中的世界。一个坦白自然的人过的是他自己性情的岁月。在我的写作里，将不可避免地打上我自己的性情的烙印。一个自然的写作者怎么可能脱离自己的性情去打量他身外的世界呢？我觉得周国平为自己的传记的命名很恰当：《岁月与性情——我的心灵自传》。^① 在我自己的书里，尊贵的读者您不仅将看见我对朱自清的理解，也将看见在我的理解里我自己的生命留痕。我以为，这才是生命的对话。

我重写朱自清和几年前的初衷并无二致。我渴望的是诚实的心灵对话。“面对朱先生就像面对一面镜子，这镜子照出了我生命中的明与暗、荣与辱、愤怒与忧伤；同时，这些阅读朱先生过程中所诞生的体验使我抗拒别人对他的描述。因而我就有了双重表达的渴望：既为朱先生，也为自己。朱先生留存于世间的文本显现出的自我生命的撕扯深深地震撼了我。他的矛盾、痛苦、挣扎、最后的无奈让我产生了强烈的认同感。朱先生写出了小人物的心灵史。这小人物的心灵史除了具有种族的、历史的、时代的特征外，还具有作为一种类型——知识分子的特征。作为知识分子中的这一个，朱先生是值得被分析的。让我走近朱先生的并不是源自他的优美、深刻之类，而是他的缺陷、缺憾。我写不出《最完整的人格》（李广田）这样的文字。作为朱先生的学生、朋友或师长、亲人之类，写出如此的文字也许是可以理解的。我是后生小子，没能和朱先生同顶一片蓝天，脚踩一片土地，时空的阻隔宿命地让我和朱先生在情感上就隔了一层。也许我看朱先生更偏于理性的分析吧。这也未尝是坏事。我并不因此就认为我比别人就少一点对朱先生的敬仰之情。方式不同而已。”（张晓东：《性情的故事·序》）我将选择批判和否定的立场，像英国的保罗·约翰逊在他的《知识分子》中^②所做的一样。我从朱自清的文字里读出的是一个失败者的形象。我的解读是对失败者朱自清的探究。他的失败不仅是他个人的耻辱，也是他的时代的耻辱，更是人的耻辱。我将写出对此的愤怒和忧伤。

把失败者和朱自清连在一起，不是我的发明，而是他的自我指认。在日记里，他说自己是个“自卑狂”；在《论无话可说》里他说自己“是一张枯叶，一张烂纸，在这个大时代里”；在给朋友的书信中，他说人和动物园中的老虎并无二致。后来者给他造出很多神话和传说，他如若地下有灵，不知会作何感想？面对着他的生命，我们说了太多的历史、民族、时

① 周国平：《岁月与性情——我的心灵自传》，浙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7月版。

② 保罗·约翰逊：《知识分子》，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7月版。